



稻田里的过往,中年期的历劫,泳池里的重生 在被乌云笼罩的生活里 她总能找到光亮

(上接9版)

两个绝望无助的夜晚

性格再乐观,也抵不住药物的摧残。化疗比英子想象中痛苦太多,药水从胳膊的PICC导管进入身体仅仅几秒钟,英子就感觉心跳快,头发晕,人无力,全身就像在腾云驾雾似的,随之而来的是恶心,狂吐,掉发,皮肤溃烂。

“整个人就像被烟熏火燎过的干瘪老太婆,四次化疗,就像经历半个世纪那么漫长”。每一次结束,英子就给自己默默打气:“又熬过了一次,坚持,加油!”

这几乎是英子一个人的战役,再英勇的战士也有绝望无助的时刻。一天晚上,刚刚做完化疗的英子正是最难的时候,偏偏这时,家里电脑的网卡坏了,这让一直埋头玩游戏的儿子立刻开始焦躁不安,在自闭症的世界里,没有太多等待和理解的概念。

儿子不理解正在承受身体痛苦的妈妈,也不愿意等待隔天早上再找人来把网卡修好。身高1米8、身材壮实的儿子一遍遍推搡着软弱无力的妈妈。

“那时候是真崩溃了,就把自己锁在卧室里。”这是英子的无奈之举,她躺在床上听着儿子在门外咚咚咚的敲门声,渐渐地,敲门声停了,英子熬过了这一夜。第二天精神稍有好转,她便马上联系了维修工程师。

即使这样的夜晚,英子也没有流泪。“哭不是我的风格,有时候我会感到身心俱疲,怎么这么倒霉,然后挺过去。”

这几年来,英子只痛痛快快地哭过一次。

那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,跨年夜,街外灯火阑珊,人们喜迎新年。浙二的精神病房里,很多病人也都被家人接走过节了,英子一个人百无聊赖,绕着护士台转圈,可她真的好想找个人说说话。

越想越难过,越想越觉得自己人生失败。英子拨通了老家的电话,一接通便嚎啕大哭,电话那边的弟弟也吓了一跳。那么多年被英子埋藏和消解的痛,仿佛又重新积聚,冲出心底,在这快20分钟的痛哭里,被英子统统倾倒了出来。



一个稻田里长大的姑娘

英子出生在嵊州,这个隶属于绍兴的小城盛产水稻,去年还开辟出了用稻田作画的500亩水稻公园。但对英子来说,稻田一点也不浪漫。

从小学开始,英子每个暑假的双抢季节里都要和妈妈一起割稻种田,有时候妈妈进城务工,她便一人上阵,还得照顾小5岁的弟弟。从凌晨四点到晚上八点,“身上都是稻子划的伤口,秧田里还有蚂蝗咬人,能怎么办呢,就等它自己吸饱掉下去,人都麻木了。”

这样的日子,一直到英子读完大学留在杭州工作才结束。“那段日子太苦了,比我之后癌症化疗还要苦。”一个小姑娘,就这么忍过了那段岁月,不哭不闹。如今回想,反而是这种在稻田里锻炼出来的“烂稻草”精神,撑着自己迈过之后那么多次儿。

英子是一个很有计划性的人,读书、结婚、

看见乌云背后的光亮

离开精神病房,生活如常之后,英子写了一篇万字自述。英子说这不是为了博同情,而是想告诉大家,生活各有困难,请积极面对。

自述里,她说自己经历的那些不过是小事一桩。但是,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云淡风轻,英子只是有应对之法,透过乌云看到背后的光亮。

最初怀疑是乳腺癌时,英子带着片子去看医生。病房外,英子乐观得像个局外人。她看着走道上满面愁容的病友,“我都4C了,我都不慌,你们4A慌什么?”(BI-RADS分级,级别越高,恶性可能性越大)

当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是“乳腺癌,需手术,全切”时,英子也只是短暂地懵了一下,很快又看开了:这么多女明星都隆胸呢,怕啥,说不

为了儿子也要活得久一点

2019年初,英子病愈了。许久没有好好拍照的英子,到朋友的农场里拍了一组美照。那天,阳光很好,农场里的植物和英子一起,在这个春天复苏。

重获新生的英子,憧憬未来,也迫切希望找一个能长期坚持的运动。“为了儿子,我也要保持健康,活得久一点。”单位里正好有个泳池,她便一头扎了进去。

每周一、三、五,吃完午饭的英子,都会利用午休时间去泳池里游上一小时。英子说,她喜欢独自一个人在泳池里自由自在的感觉,感受清冽的水流滑过身体,呼出的气泡串串浮上水面。她常常

生子,都是严格按照自己的时间表,每天临睡前都会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熨烫好放在床头。英子很爱美,爱买衣服爱拍照,妆化得虽然简单,但每天都精致有气色。

英子也说自己是“死读书”的人,浙工大毕业的她,工作后又攻读了浙大的MBA,后来通过公派留学到法国读了一年的MPA,而这一年就在儿子被确诊自闭症之后。

英子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职业规划,伴随着外界的不理解,她没有选择做一个将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儿子身上的妈妈,“我觉得我需要变得强大,才能更好保护他。”爱看英美剧的她最喜欢《权利的游戏》中的龙妈,从苦难中走来,心怀信仰,勇敢活着。

生病期间,只要精神还不错,英子都会好好打扮一番,回到单位上班。在所有计划被打乱,乱成一团的生活里,她依然寻着光向前走。

定比原装的更挺拔傲人。

临近过年看着家门口被追债的人撕了一地的大红“福”字,英子不害怕,她还打电话给孩子爷爷奶奶安慰他们:“我们又没做错什么,不会有事的。”

除了焦虑症那段时间怀疑自己怀疑人生,英子在曲折的前半生总是怀着不可思议的强大信念:“这病我肯定能治好”,“这事儿我肯定能挺过去”,“我肯定没问题的”……

已经成年的儿子,英子也从不觉是负担,她笑着说自己反而轻松很多。“别人家儿子要发愁考大学,找老婆,买房子,我儿子不用,不是挺好的?”

现在英子每天带着儿子上班,儿子在隔壁办公室帮忙分发报纸,电脑安装等,“可上心了。”

会沉到水底憋气,享受那个属于自己的静谧世界。这片泳池,也让英子病愈后的生活,变得充实而生气勃勃。

现在的英子,每天带着儿子上下班,隔天游个泳,日子又回到了有条不紊的状态。对于未来,英子想得不多,她说活在当下就很好。

但小目标,英子有几个。她想练个马甲线出来,“虽然感觉有点难,但我努努力。”她还想去趟马尔代夫,两年前英子去过一次,当时被焦虑症折磨的她原本是为了缓解情绪,却完全被糟糕情绪吞没。

英子想再去一次,这次,她会跃入大海,畅游一番,发自内心地笑出来。

活在这珍贵的人间,太阳强烈,水波温柔。